



黎洪著

长河采珠

一读史随笔



黄山书社

● 黄山书社 ●

长河采珠

一读史随笔

黎 洪 著

责任编辑：胡贯中
封面设计：贾 恩

长 河 采 珠
——读史隨筆
黎 洪著

黄 山 书 社 出 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190,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400
ISBN 7-80535-206-2/I·42

定价：3.70元

自序

这里收集出版的 130 篇读史随笔，写于 1984—1986 年间，除个别篇章外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合肥晚报》、《新民晚报》发表较多，尤其是《合肥晚报》，为我开辟了一个“读史札记”的专栏，每周一篇，连续刊载了两年多。原来只想在写作、出版《诗话一百篇》之后，再写读史札记一百篇，可一写下去就写了两百几十篇。这是从中选出的，一般是一篇八、九百字，许多短的只有四、五百字，但也有些有二、三千字。据编辑说，读者对象还比较广泛，老少咸宜，而且颇有些兴趣。那也许是对作者的鼓励吧！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条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无穷无尽的宝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发掘、剖析、评介，对于陶冶人们的心灵，启迪人们的智慧，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我还想，如果采用文艺的形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一定会具有更强的感染力。正是本着这一想法，我与一些同志选注出版了两部历代诗词：《华夏正气篇》和《华夏山河篇》，果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上海、北京、安徽和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曾先后把《华夏正气篇》，用作开展读书活动的推荐书或中学生的辅助读物。以后，写作《诗话一百篇》和读史随笔，也是本着同一

FG70 / 12 1207A1

想法，用所谓“千字文”的形式，夹叙夹议，一点一滴地随意漫话之。

列宁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当然也是如此，一方面有着极其可贵而又无比深厚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还有着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起腐蚀作用的从漫长的旧社会积淀下来的遗毒。对于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全盘肯定的复古主义和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都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也都是违反科学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用科学分析的态度进行批判地继承，才是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干扰，在广大青年中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和普及历史知识，都亟待作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此历史条件下，某一些以激进改革派自居的所谓理论家，竭力宣扬民族虚无主义，甚至信口雌黄，哗众取宠，肆意诋毁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危害似乎更值得注意。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分析的“两点论”，反对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此集选文，主要是赞美中国历史上那些珍贵的东西，同时也有针对性地批判旧社会的污毒。集中还有一批文章，是探究历史实际，纠正习见之谬误的。如司马穰苴斩庄贾是否为了严明军纪，李广不封是否值得同情，东汉末首建鼎足之计的是诸葛亮还是鲁肃，周瑜是否心胸狭隘，嫉妒成性，马谡是否与赵括为同一流人物，屈原塑造的“山鬼”，是不是人们正在神农架寻访的野人，等等。由于作者学力不足，水平有限，许多只是一家之言，论述难免有误。但探讨这类问题，也许可以增进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吧！

中国古代曾出版过许多历史札记、随笔、评要之类的图

书，有些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如李贽、王夫之都大量从事过这方面的著述。当代出版的，却比较地少了。或许有人认为只有那些系统化的论著，才具有学术性，有出版的价值，而札记、随笔、漫评之类，不过是些小杂碎，那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这可能是一种偏见。我认为后一类著作，不论学术水平高低，只要内容健康有益，有血有肉，言之成理，加之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也许更能引人入胜，可补系统论著之不足。

此集中有一篇《荒唐可笑的“补课说”》，写于1984年11月，并未发表过。当时有少数理论家主张中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且应以此作为中国改革的主题。有的文章甚至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超越了历史的发展阶段，而普列哈诺夫、考茨基反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颇有些道理的。当时甚感惊讶而且不以为然，故写此文嘲讽“补课说”之荒唐可笑。但投寄数处，均被退回。当然，我相信那几家报刊的编辑，并非也赞同那样的“补课说”。或许因为那是一种很时髦的理论，而且扯着貌似激进的改革派的旗号；我在那里唱反调，采用的又是讽刺性的杂文的形式，未免不合时宜。老实说，那一时期我对某一些所谓的“观念更新”，如鼓吹“认钱不认人”多么进步，两袖清风未必可贵，以及在某些方面一阵风、一刀切，形而上学盛行，是很想唱些反调的。这些反调得以发表，还得感谢编辑同志的帮助和党的双百方针。

此集出版，得到了黄山书社诸同志的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并希读者多予指正。

黎 洪

一九九〇年一月

目 录

自 序

司马迁对徐悲鸿的启示	1
斩杀庄贾用心何在	3
诸葛亮的八阵图	5
鲁肃首建鼎足之计	7
采石矶的长江大浮桥	9
潘美没有妒害杨令公	12
关于南岳天柱	14
两只鸡蛋与六颗首级	16
说杂家之博而贯	19
千里马罕见、弩马也可用	21
伯乐相马也要钱	23
庄子批评伯乐	25
按图索骥找到了蛤蟆	27
评论曹操之又一偏颇	28
应建大泽乡首义纪念碑	31
吴起与三任魏相	33
吴起讲楚庄王的故事	35
夏禹袒入裸国	37
廉颇天真质朴	39

韩安国“死灰复燃”	41
荒唐可笑的“补课”说	43
古毫牡丹冠天下	45
关于《牡丹史》	47
长平惨败的罪责	49
韩非子讲弥子瑕	51
西门豹岂能自污令名	53
穷奇“狗头人形”	56
话说盘古	58
嫉妒狂隋炀帝	60
童子说服了霸王	62
曹参斥子干政	64
小议“唯学历论”	65
诸葛亮是廉洁奉公的典范	68
也谈诸葛亮的澹泊 ——与黄裳同志商榷	71
李沆不用胡旦	74
吕端大事不糊涂	76
萧规曹随亦可贵	78
汉文帝变革厚葬古制	80
李广非大将之材	82
周亚夫非少主之臣	85
裴矩由佞而正	88
《草船借箭》的由来	90
鲁子敬怒斥关云长	94
周瑜雅量高致器度恢弘	97

艺术是多棱角的结晶体	100
良将李牧之死	103
李牧能上阵作战吗	105
话说末代皇帝	107
姜太公其人其事	110
大将狄青装神弄鬼	112
兵家弄神用诈	113
李广·拿破仑·组织部	115
孙子·监军·武大郎	117
山中·人间·哲理	119
《资本论》第一版趣事	121
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124
《孙子》与克劳塞维茨	126
《孙子》论将及其他	128
《孙子》与经济竞争	130
官渡之战的兵力对比探疑	132
古代改革家赵武灵王	135
曹操为何在合肥设防	137
曹操杀了吕伯奢吗	139
蒋干何许人物	141
张释之官大嘴大	143
治一治庸官	145
唐太宗与制弓人	147
郭子仪尊重执法官	149
宋太祖用人的奇招	152
颜驷嘲弄汉代三帝	154

古代军事家的唯物主义	156
太宗怀鹞与太祖弹雀	159
朱温杀应声虫及其他	161
现在还需要伯乐吗	163
吕蒙正气量过人	165
敢向皇帝泼冷水	167
脸不过碟子大	169
漫话认权与认钱	170
宋太宗学书法	172
狸猫换太子真相	173
太监讲学	175
相州惨败的教训	177
“小鬼”的恶作剧	179
两种美的印证	181
中国古代的官混子	182
莫搞“同乡会”	184
“山鬼”不是野人	186
贪欲、权势欲的历史作用	189
魏征论乱后易教	191
原始社会并不纯朴	192
崇尚清廉也是一大改革	194
李世民公道用贤	196
改革者的下场	198
也谈优秀人物的命运	200
两篇《朋党论》	202
吃肉引起杀身祸	204

又一吃肉的故事	206
英雄与枭雄	208
刘瑾与《法门寺》	210
安徽人发明的突火枪	212
漫话人才学	214
听女人的话	216
嘲讽李鸿章的趣闻	218
岂可假冒陶朱公	220
励精图治的精	222
梦蝶的妙趣	224
可怕的砍伐速度	226
岳飞与秦桧的后代	228
司马光批评贡禹滑头	230
王旦清廉无私	232
晏殊淳直无欺	234
杨溥不听子弟言	236
炒栗子的哲理	238
荐人不当者罚	240
漫话当官心理	242
马谡也是人才	244
王平的屁股不该打	246
中国古代的狂食症	248
称呼“老头子”的祸与福	250
也说董小宛	252
子产论用人	254
妒贤的根源	256

· 慎独·传子以德	258
· 首相拜灵与服部史著	259
· 唐代有标点符号吗	261
· 朱元璋“对号入座”	263
· 王安石的诡辩	265
· 史学也是人学	267
· 王爷在钱眼粪坑里	269
· 民族的团聚力	271
· 说话看时机	273
· 古代滑稽艺术家	275
· 列宁流放时出版的文稿	277

司马迁对徐悲鸿的启示

真正的画家都深知诗、书、画三者相互贯通的关系。缺诗情者必然少画意，即使工于形似也难免流于浅俗，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古代有所谓诗、书、画三绝者。还有些杰出的画家常称自己画不及书法，书法又不及诗。这并非炫耀自己的诗作，诗为艺术修养之基础，此乃其心得之言。但作为一个时代最杰出的大画家，还应通晓历史，由古鉴今，了解历史的发展趋向和时代的需要。抗日时期，徐悲鸿氏曾作巨幅《田横——五百壮士》，人物形神兼备，气势凛然，充满了豪壮悲愤之情。秦末汉初，田横以五百人据东海一岛，不肯投降刘邦。田横自杀，五百壮士皆殉义自杀。徐氏画此历史的用意甚明：田横五百壮士，尚且以死明志，不肯投降刘邦，四亿人口的堂堂中国，岂能容忍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徐氏于国难深重之时，精心写此，灌注了满腔的热血，显示中华精神于一斑，当为不朽之代表作。但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已经提出了画田横故事的必要。

司马迁著《史记》为田横作传记后，评论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田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作传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他认为当时非无善画之人，却不知道画田横五百壮士慕义死节之事，颇为可叹。伟大史学家两千年前深为叹息的事，两千年后的伟大画家终于把它完成了。此乃今人之足以告慰古人者，岂不快哉！

中华文明史数千年郁郁常青，古今有多少英雄豪杰风流人物？但画苑中能图其形而壮其神者稀矣！希望我国能出现一批兼通艺史，擅长人物而又具有史识的画家，为中华英杰建造出一座座宏伟壮丽、琳琅满目的历史画廊。年前收到中国画研究院同志来函，在《华夏正气篇》一书的启发下，将绘作《正气篇人物百图》，并由著名美术家、院长蔡若虹氏作指导。预祝他们成功！

注：《正气篇人物百图》现已出版，并有邓颖超题词，受到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的好评。

斩杀庄贾用心何在

齐景公时的司马穰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古往今来，谈起严格执行军事纪律，常常举穰苴斩庄贾，孙武斩吴王爱姬作为范例。不久前《解放军报》还是这么说的。可是司马穰苴斩庄贾的事，是颇可非议的。

试将《史记》中司马穰苴与孙武的本传，作些比较分析。

孙武用吴王爱姬作队长，并非孙武借以立威，而是吴王要看看孙武兵法中布阵摆队那一套，能否用之于妇人，才编了两队“娘子军”的。穰苴被齐景公任命为将，就主动提出自己出身卑微，没有什么威信，“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穰苴请派庄贾监军以立威，如果事仅于此，尚可理解，但这也说明两人的故事一开始便有所不同。以后事态的发展，更使人怀疑穰苴似乎更重视利用庄贾的首级以立威。

孙武训练吴王宫人时，认真地交代了行动的规定和口令，她们都表示明白以后，“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指着军中排起用作刑罚的大斧，反复说明军事纪律的严格，申明违令者立即腰斩，然后击鼓号令向右前进。妇女们却哈哈大笑。孙武便自责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再次“三令五申”，击鼓号令向左前进，妇女们依然嘻嘻哈哈地大笑。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孙武才命令斩去担任队长的吴王爱姬，以执行军事纪律。这符合“教而后诛”的

原则。

而司马穰苴，只是约庄贾次日中午会于军门，并未向他说明什么军纪的要求。到了第二天，“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庄贾中午未到，“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将军穰苴第二天不邀庄贾同去军门，却“先驰至军”，布置好计时的器具（表、漏），看看监军能否如期来到。一到中午，立即撤去计时器具，一人进入军中发号施令，宣布纪律。这之间，穰苴没有传呼庄贾前来，而是坐等他误期以斩之。穰苴杀庄贾之前教训他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那当然是言之有理的。但“贾素骄贵”，不以军事为急，对他需作更多的纪律教育，对于这一点，穰苴也应该明白。何况古人还说过“不教而杀，谓之虐”呢！后代人编的戏剧中，常常是三次击鼓点卯传呼，误了三卯才杀头。看来杨宗保三卯不到，穆桂英打了他的屁股，这比穰苴砍去庄贾的脑袋，似乎更合于情理。

穰苴杀齐君使者的仆人，也可帮助我们揭开谜底。齐景公派使者持节赦免庄贾，使者乘车驰入军中。按军法：驰三军者当斩。但穰苴说：“君之使不可杀之。”却把为使者驾车的仆人杀了。周亚夫将兵于细柳营时，军士披甲执刃，张弓持箭于军门之外，汉文帝的前驱甚至汉文帝本人到来时，都被将士们喝阻于军门之外。故汉文帝称赞周亚夫为真将军。司马穰苴却没有象周亚夫那样严整的布署，让齐君的使者驰入了三军，又杀了不明军纪、只是奉命驾车的使者仆人来示威。

这，怎么能当作是严格执行军事纪律的模范呢？

诸葛亮的八阵图

《三国演义》八十四回，写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追至鱼腹浦时，进入了诸葛亮用石子垒起的八阵图。忽然狂风大作，飞砂走石，遮天盖地，怪石嵯峨，槎枒似剑，横沙土立，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金鼓之声。陆逊陷于死门无路可出，大惊曰：“吾中诸葛之计也。”写得如此怪异，乃小说家言，但诸葛亮确有八阵图。

陈寿著《三国志》称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兵书《孙子·势篇》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曹操、杜佑等人的解释，都说这是一种无隙可窥、无懈可击的阵形。杜牧、张预则说此即古之“八阵遗制”。阵形是“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杜牧还说：“今夔州前（即鱼腹浦）诸葛武侯以石纵横八行，布为方阵，奇正之出，皆生于此。”“彼此相用，循环无穷也。”《太白阴经》、《李靖问对》、《风后握奇经》等兵书，也都讲到古代即有八阵，诸葛又作演化。综合诸家所说，所谓八阵是一种方形阵势，列队为四，化而为八，诸部环绕，内圆外方，首尾照应，互为奇正。

至于诸葛亮石作八阵图，还见之于《中兴书目》、《水经注》、《玉海》、《梁州记》、《荆州记》、《殷芸小说》、《干宝晋纪》等书。《诸葛亮集·附录》曾予摘引。各书记载诸葛亮石为阵图共有数处，都是诸葛亮驻扎过的地